

# 生动而蓬勃的力量

■韩成 吴创智

## 接力守护

■王浩景 本报记者 向黎鸣

### 两代之间

清晨,刚刚完成飞行准备的海军航空兵某部下士黄海彬,静静地站在战机的旁,目光望向远方。此时,他不禁想到了父亲。

黄海彬的父亲也曾是一名海军航空兵。在黄海彬儿时的记忆里,父亲工作忙碌,回家的次数不多。

父亲退役后,黄海彬终于能够经常与父亲相见,可他们父子俩的关系反而比之前疏远。父亲总是用部队的纪律、规矩约束黄海彬,黄海彬叛逆起来自然少不了和父亲“对着干”。

直到一个暑假,父亲带着黄海彬去老部队参观。部队驻地在一个小镇上。沿着蜿蜒的山路颠簸了1个多小时,父子俩才抵达营区。

在战鹰之下,是一方属于机务兵的“小天地”。营区外的围墙上,写着一行标语:“甘当蓝天铺路石,争做战鹰守护者”。原来,这就是父亲“曾经战斗过的地方”,与黄海彬想象的样子很不一样。这里没有枪林弹雨、炮火纷飞,父亲和战友们坚守的,是远离城市的孤寂,是另一片海天。

那天,父亲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,给黄海彬讲了许多故事。有一张照片记录的是单位受到上级表彰,大家自豪地合影留念。还有一张照片是父亲和战友们深夜急救战鹰,大家个个鼻青脸肿,看起来有些滑稽。

多年前的一个夜晚,黄海彬的父亲值班结束回到宿舍,忽然听见窗外传来“乒乒乓乓”的声音。

“坏了,下冰雹了!”他拽起被子就往外冲,同时大声呼喊其他战友。一路上,冰雹越下越密。大家一个个扛着被子,用最快的速度把飞机盖严实。回去的路上,父亲才发现,自己的头被冰雹砸出了血,其他战友也被砸得鼻青脸肿。大家看着彼此,不约而同地笑了。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战友,将这一场景定格下来……

讲到这些军营往事,父亲的脸上洋溢着自豪。黄海彬默默地想,或许在父亲心中,这就是他人生的价值所在。

离开老部队时,父亲朝战鹰的方向郑重地敬了个军礼。这一刻,成了黄海彬与父亲之间“融冰”的起点。

黄海彬在大学毕业,参军入伍。巧合的是,他来的部队正是海军航空兵部队,下连后分配的专业,也是父亲当年从事的专业。

经过与战鹰朝夕相处,黄海彬对父亲与战鹰之间的感情,有了更深理解。

一天,他像往常一样在外场迎接战鹰“归巢”。战鹰落地后,空勤人员反映,某部件发热显示异常。黄海彬立刻朝该部件跑去,仔细排查原因,最终确定故障源并顺利处置。尽管戴着手套,但长时间接触滚烫部件,他的双手还是被烫出了水泡。

“温度那么高,怎么不多戴几层手套?”战友帮黄海彬处理伤口时,关切地问道。

“时间紧张,装备可耽误不得。”脱口说出这句话后,黄海彬忽然想起了父亲与战友们深夜抢救战鹰的故事,还想起父亲曾说过的话:“当年我们没有机棚,飞机只能露天停放,那不能有一丝磕碰呀。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,你更得干出个样子来!”

“要是父亲知道了这件事,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。”黄海彬抿了抿嘴,不禁笑了。

那天,阳光洒在黄海彬年轻的脸上,他的心仿佛也随着战鹰飞向蓝天……

## 高原有爱就不远

■范怡峰 郭俊懿



徐金鑫绘

### 两情相悦

张佳奇一直以自己是一名边防军人而骄傲,没想到在见到女友葛凯利的妈妈时有点“碰壁”。

“女儿大了,我们当父母的意见,你们仅作参考,你们的事自己决定吧!”当他和葛凯利提出结婚的想法并见她父母时,葛凯利妈妈的话让张佳奇心里一时没了底。

几天后,葛凯利拉着张佳奇去领结婚证:“我妈是刀子嘴豆腐心,如果不同意就不会拿户口本给我。走,我们去领证。”

张佳奇是湖北人,部队在西藏。葛凯利的老家在山东。他理解葛凯利妈妈的担心:“咱俩距离确实远,见一次面非常不容易。结婚以后,你的负担会加重。”

“那就用实际行动,让我妈放心。只要心离得近,我们的距离就不会远。”葛凯利自信地说。

从葛凯利的老家到张佳奇的驻地,要转乘各种交通工具,用时两天才能抵达。葛凯利每年都会顶着风雪,忍着高原反应上高原,与张佳奇相聚。

第一次去探亲时,一路上葛凯利的胃里翻江倒海。她这才领略到高原环境的艰苦。好在去部队营区的那趟大巴车上,经常有探亲的军嫂乘坐,司机和当地人她非常照顾。她一路上好几次请求下车休息。车外的温度很低,每次车门打开,刺骨的寒风就会立刻钻进车厢。车上没有一个人为此抱怨。同行的乘客会陪她下车,轻拍她的背,为她递热水。

司机也会暖心地提醒她:“再坚持一下,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。”旅途中的点滴,温暖着葛凯利的心。

面对葛凯利千里迢迢而来的付出,张佳奇感动在心。只要休假,他就赶到葛凯利的老家,帮她和妈妈分担家务。

葛凯利的妈妈将这一切看在眼里。一次,在张佳奇休假时,她悄悄做了他爱吃的酱肘子。那天,她把葛凯利和张佳奇叫来,叮嘱两人:“既然选择了对方,就好好走下去,别辜负这份难得的感情。”

那次,葛凯利陪张佳奇一起回到了单位。一到连队,葛凯利就乐呵呵地向战友们展示妈妈给大家带的美食:“这是酱肘子、火烧,都是我准备的……”

炊事班班长趁机起哄道:“你俩什么时候办婚礼呀?大家都等着吃喜糖呢!”“干脆下次我直接穿婚纱来了!”葛凯利爽朗的回答,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转眼到了葛凯利回家的日子。那天,天色还未亮,空中繁星点点,客车已经到了营区门口。“呀,这是军嫂!”司机师傅热情地招呼后,有乘客起身主动接行李,将靠窗的座位让给了葛凯利。

听到“军嫂”这个称呼,葛凯利心中涌上阵阵温暖。她看向窗外,朝张佳奇笑着挥了挥手。张佳奇抬起右手,郑重地向葛凯利敬了个军礼……

去年,上级机关组织集体婚礼,张佳奇报了名。在布达拉官前,葛凯利身穿洁白婚纱,与其他新娘们并肩站在广场上。张佳奇和其他新郎们,穿着笔挺的军装礼服步履轻盈,向她们走来……那一刻,一路的艰辛与不易,化作新人眼中幸福的泪水。

### 迷彩军娃

那段日子,我们到陆军某部采访,正赶上部队即将开拔。工作之余,我们同几名官兵聊起家常。谈及孩子,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我们发现,这些孩子在爸爸远行前,幼小的心灵挂念着爸爸,并以独特的方式将这份惦念表达出来。这些军娃用童真和爱,守候着军营中的爸爸;同时,军营氛围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。孩子们温暖的举动,不禁触动了我们的心……

“爸爸,你放心吧去工作吧。你不在,我就是家里的男子汉。”清晨,11岁的范腾予早早起床,将前一天晚上编辑好的信息,发送给爸爸范雪松。

这天,是范雪松带队出发的日子。范腾予想在爸爸出征前,第一时间把问候送达,让他不要牵挂家里。

人们常说,军娃早当家。范腾予是家属院里大家公认“小暖男”。那年,范雪松担任主官,又逢上级组织比武,自己还要参加军事训练考评,很长一段时间无法与家人见面。范腾予每天在家庭微信群里问候:“爸爸,记得按时吃饭,别加班太晚,天冷多穿衣服……”范雪松工作结束后,往往已是深夜。看着儿子发来的“温馨提示”,他心里涌上阵阵温暖。

今年初,该旅组织“家属进军营”活动。范腾予跟随讲解员在营区里走走停停,观察得格外认真。当晚,范雪松请范腾予回家属院休息。范腾予仰着头对范雪松说:“爸爸,我可以跟你去办公室工作吗?”范雪松心里有些不解。

“这样我就可以多陪你一会儿了。”范腾予紧接着说。

范雪松摸了摸儿子的小脑袋,嘴角扬起微笑。



二

10岁的解轶文是有名的“文艺小达人”。得知爸爸解潇要去执行任务,热爱舞蹈的她穿上迷彩演出服,为爸爸跳了一支舞蹈《少年军梦》。女儿灵动的舞姿、纯真的笑容,让解潇感到非常幸福。

这支舞蹈,是解轶文今年在该旅军营春晚晚上表演的节目。只要该旅举办晚会,解轶文都会积极参加。她是晚会上年龄最小的“演员”。

虽然家属院和营区相距不远,但解潇因为工作任务繁重,陪伴家人的时间并不多。到了周末,解轶文就坐上“军营班车”,到营里看望爸爸,给他带一颗糖果,唱一首歌,跳一支舞……

三

“学习之星”“书写小达人”“英语小达人”……军娃付芷萱的生日就快到了。她将自己的奖状、证书精心整理成册,准备在爸爸付磊出发前,当作礼物送给他。然而,该旅行军梯队临时有些调整,付磊需要提前出发。任务紧急,

天还没亮,他便匆匆启程了。

第二天清晨,听到妈妈转达爸爸的歉意,眼泪在小芷萱的眼眶里不停地打转。过了一会儿,她对妈妈说:“妈妈,我要等爸爸回来,再把礼物送给他。”

由于付磊和妻子工作都很忙,小芷萱早早就可独自上学,做一些简单的家务。有时候,妈妈回家晚,她还会提前准备些饭菜。她的房间里,贴满了各类竞赛奖状。小芷萱希望自己早日长大,为爸爸妈妈分担更多。

傍晚,军营大巴载着放学的军娃们归来,寂静的家属院瞬间被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填满。在这里,离别与重逢不断上演,一批批军娃在热切的期盼中,学会坚韧,渐渐长大,充盈着生动而蓬勃的力量……

父亲要跟队伍上高原了。每次听说车队即将返回,我都会兴奋地跑到窗户旁眺望,等待那抹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家属院门口。

“爸爸!”我一边喊,一边以百米冲刺速度奔向他。父亲会将我抱起,稳稳当当地托住。许久未见,父亲变黑了、瘦了,连架在鼻梁上的镜框都有些晃荡。我会轻轻扶正他的镜框,调皮地将他的军帽摘下来,戴在自己的头上。

“闺女,你长大后,也穿军装好不好?”父亲满脸慈祥地问。

“好!”我毫不犹豫地回答,“咯咯”地笑。

儿时的一句“承诺”,在长大后变成现实。军校毕业那年,我与战友写下赴边申请,回到熟悉的西北大漠。

那天,一阵晚风拂过,饭菜的芳香从家属院的窗户飘出,孩子们陆续往家赶。战友也在一旁催促我加快步伐。远远地,我看见一个孩子坐在父亲的肩膀上。他调皮地摘下父亲的军帽,戴在自己的头上。望着父子俩的背影,我在想,那个孩子多年后会不会也和我一样,穿上绿军装……

## 儿时记忆

■刘欣雨

藏线上的汽车兵来讲,是无人区与繁华小镇衔接的纽带,也是休憩的最佳选择。余秋雨在此游历时称“天路零公里,昆仑第一城”,可见它的地理位置之重要。

时至今日,我对零公里的记忆,更多停留在营院柏油路面上,车辆碾过的黑色印痕;阳光透过浓密的葡萄架,洒下的斑驳光影;炎炎夏日午睡时,院外传来的“哒哒”马蹄声……

记得放学后,家属院的孩子们都喜欢聚在荷花池附近玩耍。因荷花池附近连队,官兵的歌声总会清晰地传入我们耳中。我们围拢在一起,讨论歌词大意,大家各抒己见,仍无法停止争论,便跟着官兵哼唱起来,谁嗓门高盖过对方

就算赢。直到我考上军校,才发现儿时的我们都会领错了歌词。教官说,大声唱军歌是为了提振士气。儿时的我们,又何尝不是歪打正着,全程吼叫,声浪很强,气势更甚。

初到新疆,因水土不服,我经常生病去卫生间。有一次输完液,天色已晚,我整个人病恹恹提不起精神。回家路上,父亲把我高高举起,扛在肩头。那晚的月色分外皎洁,从道路两侧偶尔跳出几只蛤蟆,在月光的照耀下闪着银光。我伸手探向天空,好像下一秒即可摘下月亮。我们一家三口走在寂静的家属院里,影子被拉得很长……

每当看到母亲收拾行囊,我便知道

### 那年那时

北疆的春,忽冷忽热。风吹过树梢,柳絮飘飘然落地打圈,好似团团云朵,翻滚跳跃向远方。

周末,我和战友去军营超市购物,途经家属乐园时,被几个孩童吸引了目光。不远处,孩子们正嬉笑着围踩地上打旋的柳絮。

“图图,吃饭喽”“轩轩,快回家”……不多时,家属楼传出孩子们母亲的召唤声。于是,他们便一步三回头地朝家属楼方向走去。有的孩子正巧赶上父亲下班归来,刚才的不情愿霎时被抛之脑后,叫嚷着要父亲“举高高”。

这似曾相识的画面,让我仿佛看见了儿时的自己。流逝的过往碎片慢慢聚拢,拼凑出童年的记忆脉络。

6岁那年,我跟随母亲去新疆叶城新藏线零公里处看望父亲。那是我第一次走近叶城这个坐落在叶尔羌河旁、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的小城。零公里作为国道219的起点,对常年穿行在新



### 家庭秀

可爱的舰艇  
你是多么威武  
舰顶的红旗  
召唤着风  
舰上的飞机  
思念着天空  
宽阔的甲板  
正往大海航行  
如果可以  
我也想跟着你  
看一看海鸟的舞蹈  
听一听海浪的笑声  
李学志配文

### 定格

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前夕,海军某部组织开展“军营开放日”活动。图为军娃小依正在认真地观察舰艇模型。

杨福龙摄